

不修

罗汉 修梅花

老三〇著

你连回忆、清算的勇气都没有。
但是一个人，欠了你那么多钱，你怎么可能把她忘掉？

不修

罗汉梅花

老三◎著

你连回忆、清算的勇气都没有。
但是一个人，欠了你那么多钱，你怎么可能把她忘掉？

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修罗汉修梅花 / 老三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80742-586-1

I. 不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49651号

出版社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
电话	0791-6894736 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	http://www.bhzwjy.com
E-mail	bhz@bhzwjy.com

书名	不修罗汉修梅花
作者	老三
责任编辑	芳子
特约编辑	符丝雨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	8
字数	159千字
版次	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定价	25.00元
书号	ISBN 978-7-80742-586-1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: 0755-28650090



—

其实我回过万州很多次，但每次都是悄悄地。

昨夜，我坐在王家坡的街心花园里，不停地给陈娟打电话。第十三遍她终于接了，她说她正和老公一家在外面玩，没听到铃声。我说：

“我就在你们家附近，你来吗？”

二十分钟后，她来了。花园里灯光暗淡，看不清她的样子。她说：“我给他们说到观音庙烧香，却跑这儿来了。”我想去捉她的手，有些不敢，她穿一条蓝色的裙子，朦胧中端庄高贵。是啊，她是个标准的良家妇女了，也许在万州还算得上个贵妇。八年前她可是相当奔放，但那毕竟是八年前。八年一刹那，少女变大妈，全万州该有几千上万个少女变成大妈呢。

八年前，我也是个纯情少年。大三了，还没谈过恋爱，急得眼睛充血。一到晚上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，满脑子都是录像厅里看来的女人胸脯和大腿。那时吊岩坪上的风气正处于急速的腐化当中，要朋友开始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，从名副其实的操场一直到那个被称作情人坡的草坪，到处是他们勾兑的淫声浪语。

由于觉悟太迟，下手太慢，本属近水楼台的女同学们都被别人搞定了，室友们劝我把目光放到校外。一位奉节的同学，叫张健的，自告奋勇要带我出山，“要泡妹妹就要去金三角，”他说。

所谓的“金三角”，就是指以幼师、中医校、卫校为顶点的这个三角地带。这三所学校，妹妹特别多，据说也好骗。每到周末，我和张健就鬼鬼祟祟地站在上述学校的大门外，看到顺眼的就上去搭讪，收获了无数白眼。张健上上下下地看我一番，说：“这样不行啊，你看你，脸上这么多疙瘩。”

于是改成夜间行动，让夜色PS我英俊的脸。张健带我到了高笋塘边的夏利舞厅——传说中的最佳泡妞点。任何一个有志泡妞的万州人，



都不会忽视夏利的存在。现在夏利已关门好多年。

就这样，我遇到了陈娟。

二

这辈子，陈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日。”

这一句话，要我了的命，要了我的青春，结束了我精神的贞操。

当时，陈娟正在跳舞，摇曳生姿，旁若无人。我吞了一口口水，对张健说：“就是她了。”张健定睛看看说：“那是陈娟啊，你没戏。”很久以后我印象中的陈娟，还是当初那样简单，就是全身的每根汗毛都向她那个方向飘。看着她的人，她的舞，就想到了床，想到了三角内裤，想到了销魂种种，这种感觉无可阻挡。我仿佛没听见张健的话，跌跌撞撞地向她靠过去。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，我停下来，灯光亮了。我毫无掩饰、恬不知耻地望着她。她斜眼看见我，轻蔑地说了句：“我日，哪来的小杂痞？”然后就朝门外走出去。

我定定神，摸了摸长满疙瘩的脸，奋不顾身地跟出去。

“你跟到我干吗？”陈娟头也不回，边走边厉声质问。

“想跟你耍朋友。”刚在一刹那间决定要结束处男生涯的我说。

“凭啥子？”她加快了步伐。

“我喜欢你嚟。”脱口而出，跟练习过千百遍一样，像傅红雪拔刀一样。

“凭你？”她终于停下来，回头望着我，眼神中有不屑、诧异、嘲讽。

“我是张无病，跟张无忌只差一个字，在吊岩坪读书，数学系三年级，还没耍过朋友。”我一口气说。

“我管你是哪个，你个小杂痞，惹毛了我有啥子危险你娃晓得啵？”她双手叉到腰上，让我注意到她的腰很细，摇晃得很有节奏。

“有啥子危险？”老实说，我有点怕，会不会像录像里那样马上钻



出两条大汉来给我一顿胖揍呢？

“我说，瘾大胆小的张小儿，以后要绕妹妹还是先去打听了再来好不好？”她哈哈一笑，爬上一辆刚停过来的嘉陵125。我注意到前面果然坐着一个大汉。我傻傻地立在当地，她却朝我甩来一个飞吻，然后随着一溜烟跑不见了。

“哈儿，晓得厉害了嚟？”张健走过来说。“是啊，”我无精打采地说，“算球了，不绕妹妹了，还是各人回去看录像。”

三

“有名日眼的陈娟你都不晓得，活该着呛一鼻子灰。”回寝室的路上，张健讲述了陈娟的故事。陈娟是财贸校的校花，追者如云，二年级的时候，和一个男人在鸽子沟上头一个招待所开房被抓到了。从那以后，陈娟更是大开大阖，艳名远播，手头捏了有一打男人玩。“总之不是你这样的小男人能够泡的。”张健最后总结说。

我非常郁闷，想起了初一时半夜翻学校围墙出去看的录像《天涯明月刀》里的一句歌词：毒花最美，烈酒最香。

星期四下午，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全部在阶级教室，听一个脖子有点歪的副教授东拉西扯。这位副教授最推崇高斯，这天他又大谈二次互反律，并且提到了高斯那个著名的早慧故事，他说，通常流传是“ $1+2+3+\cdots+100$ ”，这是一个理想的简化版，当时的实际题目比这要复杂一些，是“ $81297+81495+81693+\cdots+100899$ ”，每个数之间的步长相同。他感慨人们总把传说庸俗化，高斯本人就不喜欢“牛顿因为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”之类的屁话。

副教授说得唾沫翻飞，我们听得昏昏欲睡。突然，门外有人大喊：“张无病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周围本班的同学顿时来了精神，把目光投向我。我没回过神，副教授也同样没回过神，他一脸茫然地望着下面的学生，不知所措。



“张无病，给老子出来！”门外又喊。这下副教授搞懂了，他走过去拉开门，气愤地问：谁在这儿大吵大闹啊？

陈娟总是这样，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，带球撞人，毫无顾忌，有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因此搞定我这样的纯情处男是得心应手。她穿了一条超短裙，修长的腿白花花地摇晃着，周围的男生都用满怀嫉妒和怨毒的目光鄙视我。受此鼓励，一向是乖娃娃的我跑出教室，一回头，副教授看我的眼神如同失宠的通房丫头，我知道，这学期考试他这一科是过不了。

见我出门，陈娟立即转身下楼，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

“莫误会啊，我是来找人，没找到，肚子饿了，想找人请我吃牛肉面，我记得你们校门外有个‘芳馨阁’的牛肉面还不错。”陈娟说。

“那你怎么晓得我在这儿上课？”她轻蔑地望了我一眼：“上次你说了你哪儿的，我随便找人一问就晓得了。”

在“芳馨阁”里，我一摸钱包，还有十块钱，放了心，大声武气地朝老板娘吆喝：“来两个二两牛肉面！”她白了我一眼：“老子一个人就要吃四两！”我神色尴尬，下意识地又伸手去摸钱包，她冷笑一声：

“日你妈，看你这点出息，老子请客。”

许久以后我总结出，陈娟每说一句脏话，都让我下面为之一硬，百验不爽。

四

吃完面，我和陈娟一前一后地在校内外闲逛。走了一阵，她回头说：“你们这破学校怎么这么无聊啊？有什么新鲜节目不？”

我连忙谄媚地回答：“是无聊，我们一天都这么混过来的，最有出息的时候也就是去录像厅看盗版VCD。”

“都看些什么片子啊？”

“主要是香港的，也有欧美的，反正什么刺激看什么。”



说着说着，就走到了一家录像厅前，老板“老鸡”正在卖力吆喝。我进校时，“老鸡”才来开店，长得跟小鸡一样瘦，见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就两眼放光，现在发达了，还开了一家砂锅店，长得满脸横肉一副为富不仁的相，我们经常以在他的砂锅里发现头发沙子蟑螂取乐。这种时候，他就赶过来递上一根“宏声”烟，叫我们不要声张，可以免费去看录像。

看我走过来，“老鸡”照例皮笑肉不笑地打个招呼说：“今天有猛片哦，看不看？”我看了一眼陈娟，在心里暗操“老鸡”全家。陈娟却来了兴趣，问怎么个猛法。“老鸡”一看美女搭讪，来了精神，说反正是要怎么爽就怎么爽的片子。陈娟朝地上猛吐一口口水，说：“日你妈，要是看不到三点全露就退老子的钱。”说罢丢给目瞪口呆的“老鸡”三块钱，拉起我就朝厅里走。

屋子里照例坐了不少学生，多是男生，边看边吞口水。看到进来一个漂亮妞，狗日的全都调整了坐姿。陈娟旁若无人地找了个靠后的位子坐下，朝我招手。第一次跟女人来这种地方，我走得忸忸怩怩。片子已经在放，好像是叫《西厢艳谭》。我坐在陈娟身边，看得屏声息气，不敢造次。陈娟却看得津津有味，击节赞叹，啧啧有声，引得四周男生全朝她看过来。我赶紧拉拉她的手，示意她淑女一点。她恼怒地横我一眼，照例我行我素，毫不掩饰对片中火热场面的热爱和赞赏。我们只看了一小半，这部片子就结束了，陈娟长叹一声，意犹未尽。我看周围眼光异样，又羞又气，悄悄在她耳边说：“低调低调，大家都注意我们了”。

多年以后，我回忆当时的情形，也只记得自己脑子里嗡嗡直响，热血上涌。

五

陈娟忽然一把将我握住，我只好僵硬身子坐在那儿，动弹不得。幸



好另一部片子又开始了，是部周星星的新片——《喜剧之王》。剧情还没怎么的，陈娟就已经笑得前仰后合，“太可乐了，你说是不是”，她一边笑一边征求我的意见。我被握得心猿意马，注意力不集中，答应总是慢半拍，她察觉到我的心不在焉，就狠命一捏。我痛得咬牙切齿，只是不敢叫出声来。半场下来，已经火辣辣地疼。

这时，我豁出去提意见了：“陈娟同学，请你放尊重点，我都快肿了。”她轻蔑地也我一眼，说：“装什么正经，有种你别硬呀。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下半部，渐渐听不到她的笑声了。我也渐渐投入到剧情当中。不知不觉，她的手已经松开。放完了，我发现她在哭，满脸都是眼泪。

出来后，天色已晚，她半天没说话，我们就默默地走路。再后来，她到路边亭子打了个电话，没打通，就让我送她回学校。我说：“坐个中巴车嘛，很方便。”她说：“我想走走。”于是我们就从遣送站那一带走了下去。走着走着，她突然问我：“张小儿，你将来想作啥子嘛？”我看她不像开玩笑，也没设什么语言陷阱，就老老实实地说：“想做一个冯·诺伊曼那样的人物。”

“冯·诺伊曼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我问：“那你在财贸校学什么呢？”她老老实实地说：“餐旅管理。”

我说：“麻烦大了，要跟一个学吃饭走路的人讲冯·诺伊曼，难度不小。”她很干脆地给了我一脚，我连忙投降说：“去他妈的骆·诺伊曼，其实我的理想是当你的男朋友。”

她不假思索一口回绝：“那不行，你的弟弟太小了。”

六

陈娟那盈盈一握，让我当晚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我一个穷学生，每月生活费两百元，学校补助五十元，买书和内裤每月要七八十元——青



年男学生的内裤都是低值易耗品，剩下的只能两天吃一次肉，泡起妞来实在力有未逮。话说回来，如果是泡我们同班那些长得跟熊猫一样的妹妹，互相帮衬，共同进补，日子还能凑合，想上陈娟这样的花中极品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但这一握，当真要命，反正我的心思又如正月里的蛇，蠕蠕欲活。

很多人认为搞数学的都是不解风情的呆子，在情感上总是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，这也造成了数学系学生的不被了解和不受欢迎。其实搞数学的人，好色和不好色的正好平分秋色，各占一半，而且都比较走极端。伽罗瓦为了爱情跟人决斗，结果丢掉性命，罗素是一个情场老手，帕斯卡最大的爱好是玩女人；比较自律的典型，牛顿和莱布尼兹则终生未婚。

问题是，我能不能搞定陈娟呢？会不会落得跟少年天才伽罗瓦一样的下场，为争女人二十多岁就洗白？

听得我在上铺长吁短叹，下铺的刘大宝递上一根“红梅”，要我细说原委。末了他把大腿一拍，用云阳口音说：“你轰（疯）都轰了，人家连你的小弟弟都捏了，你还不上，暴殄天物，是要遭天谴的！”

为了免遭天谴，第二天下午我直奔财贸校。这次动静弄得比较大。

“九六级餐旅班的陈娟，请到校门口，有人找！”学校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叫。不一会儿，陈娟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我面前，破口大骂：“张小儿，你个小杂痞，你要搞啥子名堂？”我很无辜地一摊手说：“没办法，我不晓得你的传呼号码啊。”陈娟冷冷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真要跟我耍朋友？”我说当然。

“那好，有几个规矩我得给你讲清楚，做得到就要。”陈娟说，“第一，只能我找你，不能你找我；第二，我叫你就得随叫随到；第三，我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能干涉。做得到不？”我点点头，去他娘的，先一口应承下来再说。

“那好，你今天既然来了，那你就帮我去办件事。”说完，她从手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，“你帮我拿去送一个人，他问你是哪个，你就说是陈娟的表哥。”



我沉思片刻：“送信没问题，不叫表哥行不行？”

“滚，没得商量。”

七

在路上我一直想，怎么才能看到信的内容呢？好像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郭靖的老娘有个手段，但这种技术秘密不是轻易能够掌握的。再说了，偷看人家的信件内容，是不道德的，也是违法的，不好办。道德不道德关我鸟事，但若因此开罪陈娟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划算。

我叹口气，把信放到阳光下照了照，似乎还闻到一股香味。这里面有问题是无可置疑的了，我满怀嫉妒地想。

送信的对象我认识，他叫徐胜渭，美术系的教师，很年轻，才到学校两年，就已拥有了很多女粉丝，天知道陈娟是怎么认识他的。徐胜渭是那种一见就会给人很深印象的角色，在学校那一帮子冬烘先生中显得鹤立鸡群。同大多数搞美术的人一样，他也留长发，但他留的长发很干净，很有型，有点像正在走红的郑伊健。听说他上课也很有意思，只是抬头看天花板，留给学生们一个无穷无尽的白眼。

他住的青年教师宿舍，是一处很灰暗陈旧的房子，我敲门后，一个学生来开的门，说徐老师正在作辅导，让我进去稍等。一进屋，我看到的满眼都是徐胜渭的画作。他的画，不是单纯的油画，而是揉进了水粉的技法，看上去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。我站在一幅裸女面前，看得入神。

看了一会儿徐胜渭还是没出来，我对画的欣赏也仅限于丰乳肥臀，裸女画看完就无事可做，倒是对徐老师的辅导课来了兴趣。谁让徐老师的门有门缝呢？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原来关起门来是在画裸女！女模我也看到过，正是美术系的一个女学生。徐老师还站在她身边指指点点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活体的全裸女人，心里扑通扑通地跳：人家这



是在搞艺术啊，你太卑鄙下流了吧。

我定定心神，悄悄走开，坐在一把椅子上边喘气边后悔，当初为什么不去学美术呢？

这下没过多久，徐胜渭和他的学生们走了出来，我偷偷望一眼那个女生，她已经穿戴整齐，神色自若。

听说我是给陈娟送信的，徐胜渭很温和地说了句谢谢，就把信拿了过去。我正要离开，他又问，陈娟还给你说了什么没有？我赶紧说，没有没有。恋恋不舍地再望一眼墙上的裸女，就要出门。

这一望，突然让我目瞪口呆，如堕冰窖。

八

我先前光顾着看大腿、胸部，没注意看那裸女的脸，这一望才发现，那分明是陈娟的脸。

狗日的徐胜渭！我气得脸上疙瘩充血。

一回到寝室，我就倒在床上，郁郁寡欢，张健和刘大宝不知就里，还在开一些不痛不痒的荤玩笑。我猛一下站起来，正要冲他们破口大骂，突然有人喊我到楼口接电话。

电话是陈娟打来的，问我信送到没有。我停了有三十秒没作声。她又问一句。我对着电话大吼一声：“关我锤子事！”然后果断地挂掉，走开，转弯，进屋，上床。

滚蛋！爬开！去你妈的！当老子是什么？我悲愤得要化伤痛为眼泪。

再见，BYEBYE，算了，永不再见。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凯子。我躺在床上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强迫自己睡去，好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，都蜷缩在无边的睡眠里。

很快，真的就睡着了，但愿长睡不复醒。

睡梦里，我碰到了我的前辈们，那些数学大师。阿基米德对我说：



别怕，我借你一个支点，让你去撬起陈娟的两个半球；欧拉说：你给我三百磅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算出你、陈娟、徐胜渭究竟什么关系这个“三体问题”；庞加莱说：老阿错了，经过我的计算，那两个半球实际上是“梨形体”……

终究还是醒了。一睁眼，就又看到了陈娟那张脸。

这张脸，多么漂亮，多么魅惑，它曾离我这么近，可现在对我毫无意义，我心酸地想。我懒懒地坐起来，闷声说：“信送到了。”

陈娟盯着我，一声不吭。

我问：“好久来的？怎么找到这儿的？”

她还是不做声。

我只好没出息地说：“莫这样子嘛，我昨天心情不好。”

半晌，她才幽幽地说：“我叫他回电话，他没回。”

我的火又上来了：“关我屁事啊。”

她低下头，我从没见过她这样子，很淑女，轮廓孤独而无助，脑袋小小的，心又软下来。

我们一起在校园里走，她要去见徐胜渭，按照她的说法，是要向徐要个说法。他们之间怎么回事，已经昭然若揭。为什么要我陪，这个我不懂。

现在是上午，阳光很好，我们在绿荫下穿行，突然我产生了一种感觉：这一切与我无关。我为什么来到这样一个地方，为什么遇到了这些人，为什么要搞这种破烂到极点的破事，我也不知道。

生活在遇到陈娟以前，是很正常的一个轨道，现在乱得找不着北。

我们来到徐胜渭的门前，我正要帮陈娟敲门，她用一个突然的动作阻止了我。

甚至阻止了时间。

她一把抱住了我。

我在恍惚之间听见她命令：“亲老子！”

作为处男的我不得要领，胡乱地把嘴凑了上去。

这些原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事来得这么草率，这么突然，是我以



前做梦都没想到的，是一秒钟之前都没有想到的。

还没品出味道，她又命令：“摸老子的咪咪！”

九

有一天我们终于知道，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，许多曾被我们视作神圣的东西原来一钱不值，许多被我们拼命捍卫的东西，其实虚无得像想象出来的一样。理想的爱情，完美的第一次，这些被反复幻想、应该以经典画面出现的东西，原来抵不过轻轻飘来的一个吻。一个胀鼓鼓的胸脯，能让你感到绝望。至少它在一刹那间就粉碎了我所有的信仰。

不管怎么说，探索未知的世界，是男人的天性，联想到徐胜渭墙上的裸画，我的禄山之爪就更加冲动有力。不过，还未等我做出进一步的纵深，陈娟果断的抬起了她的右手，果断地敲在徐的门上。我一下清醒过来，想要挣脱这个该死的拥抱。但陈娟已经抽回她的手，将我紧紧抱住。接下来是难堪的一分钟。我的嘴和手都还停留在陈娟身上，但已经全部僵住，场面非常滑稽。我怒视陈娟，她面无表情。

罢了罢了。我万念俱灰。

门终于打开了，徐老师果然不愧是徐老师，他居然毫不惊讶，只是以一种询问的目光望着我俩。

拥抱松开了，我干脆慢吞吞地把手从陈娟的衣服里拿出来。

陈娟说话了：“徐老师，我在信里叫你给我回个电话，你没看到？”徐胜渭轻轻地笑了，他抬起手理了一下头发说：“看到了，一直来不及，要不要进来坐？”但他的身体却挡在门前，丝毫没有要我们进去坐的意思。

“要，为什么不坐？”陈娟一把推开他，走进来把自己放到椅子上。我站在那里，不知如何进退。陈娟喊道：“你也进来。”我把心一横，也走了进去。

这时候，卧室的门开了，昨天看到的那个女模施施然走出来。她后



面墙上有幅字，写的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……

我从没见到过这种大场面，看了一眼徐胜渭，他却显得很冷静，不失优雅风度，又是轻轻一笑，嘴角上挑。老师就是老师，不发一言而一切尽在掌控，他为一个男人如何驾驭这种错综复杂局面作出了最好的示范，多年以后，仍让我揣摩不已，体会不断，在泡妞的征途上受益匪浅。

陈娟眼里喷出火来，却把身子向后一靠，坐得更踏实。

女模也是一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情，眼里根本没有陈娟和我的存在，只是问了徐胜渭一句吃什么，就袅袅婷婷地走到厨房里去了。徐老师还是不说话，只是微笑着望向陈娟。

我决定离开，今天我被羞辱的程度，相当于被当众扒光衣裤。

我再也不看陈娟的脸色，走出门来。刚走出十几步，陈娟也飞奔出来，一把攥住我的手。

我们什么都没说，就是走路。在东院走到西院，再从西院走回东院。一直走到中午，陈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也没有说一句话的意思。所有的男生朝我投来艳羡的目光，这让我无地自容。

只有走。不吃不喝，走了一天，直到天黑。

最后我们瘫倒在体育场边，请了旁边一个学长救命，替我们一人买了一个面包一瓶水，在那儿狼吞虎咽。

“我以为你从此丧失进食的能力了。”我猛喝一口水说。

“这样暴走还不能让你的第三条腿也变瘫？”她白了我一眼。

“老子今天够耿直吧？”我大啃一口面包。

“没说的，为了报答，我决定跟你去开房。”她的面包已经吃完，把我的抢过去啃了一口。

“好建议，不过开房费哪个出？”我一把抢回来。

十

对两个穷学生来说，开房真的是个问题。



这种时候，我尽可以表现得很有骨气，以一种不食嗟来之食的态度，说点“哪天你真的需要我再说”之类的漂亮话，然后大步离开留下她怅然若失，但今天太累了，我的三条腿没一条能迈得动步子。

因此就必须面对这个恼火的问题。到哪里开房，开房要不要证件，要多少钱，这些钱从哪儿来？

陈娟看出了我的难处，在那儿似笑非笑地望着我。我借口找厕所，溜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寝室打了个电话，找到张健，问他该怎么办。张健在电话那头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，末了说：“怎么办，我还真没试过，我跟我女朋友是在学校外面租的农民的房子，一周去两次。”我说那好极了，今天把房子借给我用嘛。张健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同意了。

我兴致勃勃地跑回来给陈娟一说，她立即对我怒目而视：“日你妈，亏你想得出来，什么脏地方也把老子往那儿带？”我顿时英雄气短。

看我垂头丧气，陈娟叹了口气，换个温柔的表情，娇声说道：“好啦，我还有一百多块钱，可以到医药宾馆去。”

我如释重负，却装作不以为然的样子说：“听说那儿的电梯夹死过人啊！”

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，刚上车，陈娟却靠在我肩头睡着了。到了医药宾馆，我把她摇醒，她睁开眼睛，对着我郝然一笑，笑得温婉无邪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女孩。我想起我们是来开房的，是准备大干一场，醉生梦死的，不觉有些心酸。

那天我们选到的房号似乎不太吉利，居然是1414，开始没注意这事，等进了房间，陈娟才说：“怎么是这个号啊？”不过既来之则安之，两个人都疲倦得不想再动，来不及多想，便双双躺倒在床上。说也奇怪，这么近距离地躺在一起，我反倒心如止水，欲念全无。

两个人都睁眼望着天花板，默默无语。过了许多，陈娟才问：“张小儿，你谈过恋爱没有？”

我老老实实在地说：“没有，至今还是处男。”



她又问：“男人是不是都只是想玩玩而已？”

我说：“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这样的。”

她腾地起来，翻身把我压住，眼睛黑亮黑亮地盯着我。

我被压得叫了起来，赶紧说：“玩就玩弄你一辈子。”

她放过我，哈哈笑起来：“你狗日的也不老实，喜欢我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喜欢，跟你在一起，就觉得世上的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。”本以为这句话空洞之极，正在寻思如何圆满一些，她却显得很高兴的样子，站了起来，高声宣布：“好啦，我去洗澡了！”

我的心跳陡然加速。

很快就听见水声哗哗，很快就飘出她的歌声，唱的是“没有星光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……”

我这边却紧张万分，这种从未经历过的美事就要到来，而我似乎还没准备好。正在这时，她的中文传呼机却响起来了。我望了浴室那边一眼，她似乎没听见，还在自得其乐地唱歌。要不要看看呢？还没问完自己，我已经心情复杂地拿起了传呼。

“如果你是一棵草，
为什么你生长在天空，
在风摇动的时候，
唱起最哀伤的歌。”

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得一头雾水。

来不及细想，浴室的门已经打开，一个白色的影子在水汽包裹中飘然而出。

十一

我赶紧把传呼机丢到一边，但接下来该不该张开双手去抱？一时之间手足无措。陈娟从水汽中走出来，我不禁有些失望，原来她裹了张白色的浴巾，不过大腿的大部分和胸部的上半部都露出来了。在徐胜渭家